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2/S-1/3
13 August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一届特别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3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1992年8月5日致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的信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1992年8月11日致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的信

我谨转交以下三份文件：

1.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多布里察·佐西奇先生致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里斯 - 加利的信(1992年8月5日, 贝尔格莱德)(附件一)；
2.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多布里察·佐西奇先生在少数民族和种族协商会议上的发言(贝尔格莱德, 1992年8月7日)(附件二)；
3.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理关于存在“集中营”的指控的声明(贝尔格莱德, 1992年8月6日)(附件三)；

我谨请作出必要的安排, 把以上三份文件作为定于1992年8月13日和14日举行的人权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

临时代办

签字: 布兰科·布兰科维奇

附 件 一

1992年8月5日南斯拉夫联邦
共和国总统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关于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上存在集中营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我提议设立一个由国际杰出人士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最好有埃利·威泽尔(ELIE WIESEL)先生这样的曾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参加，以审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存在这类集中营的说法是否可信。我们国家愿意对该委员会提供尽可能的支持和协助。

如果秘书长先生本人能够设立这样的委员会，我将向您表示感谢。

附 件 二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主席多布里卡·乔西奇先生
在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问题协商会议(1992年
8月7日, 贝尔格莱德)上的发言

此次会议对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具有突出的重要社会意义, 首先请允许我就原则问题谈几点总的看法。

苏维埃帝国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具有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共产政权的崩溃, 这些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 推动这些发展的力量包括强大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这些发展为各民族解放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同样也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创造了客观条件, 由此引起和助长沙文主义的火焰, 而沙文主义在此之前一直受共产党独裁统治的镇压和共产党领导人专制的控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的里亚斯特, 民族问题成了与民主的兴起共生的基本社会和政治问题。

与民族问题平行, 国家问题也被相应地提了出来, 即,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在两个阶段发动的一次战争--之后形成的国家要求进行领土和国家重建。这些相互补充的发展还确证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同一性, 即, 在多民族国家内, 一切民族主义均属分离主义, 但是,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突出的反共产意识形态, 在占支配地位的地方, 都要在集权统治的解体过程中表现出来, 而且又代表着一种民主愿望和集体政治解放形式, 因为这反映了大多数民族群体的首要政治意识, 而民族主义又是以这些群体的名义推动的。

应当注意: 在我们的时代, 民族意识形态中注入民主实质、发扬民族意识形态中的民主特性, 即其内容、目标和实现方法, 这一切受到国际论坛编纂的关于人权的普遍思想的强烈影响, 其中首先是《赫尔辛基宪章》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巴黎宪章》。

不容置疑, 我们时代人权的普遍化是人类民主文明发展的质量方面的一个进步。但是, 民主的发展和人道化中这一经文字确定为意识形态的新现象正在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人类自由和权利原则的主张和实践, 同时, 它又是在国际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和霸权的工具, 成了旨在实现个别或集团国家目标而施加政治压力的合法手段。如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 从政治和实现方法角度来看, 人权这一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扭曲的意识”, 一种公开或隐蔽表现的政治和民族自大思想, 因而甚至可以将其视为代表了非民主的利益和目标。

人权普遍化及其实施标准的诱引力在国际论坛上表现尤为明显的就是当其服务于超出人民和各民族自由、权利和平等的目标之时，而遗憾的是，就南斯拉夫的情况而言也是如此。

就众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而言，我们今天处理的是少数民族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就目前的进程和发展的结果而言，确有可能决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民族间关系及其政治稳定的命运。

原南斯拉夫境内的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问题因铁托时代的秩序瓦解和南斯拉夫解体而更趋复杂，更为引人注目。此种瓦解和解体演变成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内战。铁托主义者宣扬的“兄弟团结的国家”、“以最民主的方式解决了民族问题的国家”竟在数年之间变成了恐怖和残杀的地区，成了满目疮痍、充满战火废墟的地区，成了种族灭绝战争的战场，构成严重威胁，有可能扩散到南斯拉夫各地和巴尔干地区。存在着一种切实的危险：这片土地有可能成为各民族、宗教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战场，成为大国军事干涉和霸权主义敌对势力的天下。

今天，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所涉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问题，也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步与反进步的问题，因此，也是少数民族自身存亡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地区各民族的生存问题。我认为，这一切与我们这片土地上“无尽的”人间动荡有关。

民族自由、民族特性和完整性、创建民族国家，这些问题几百年来一直是东南欧和巴尔干人民要设法解决的，而且鉴于地缘政治环境，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问题，其中有三百年属东方问题。这些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从来不是限于本地的特定问题，因为，东南欧和巴尔干人民大多散居在外；他们在本国和邻国都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在另一国和另一些国家有部分人的民族，这是许多解放战争和征服战争的根源和动因。当前世界的组合布局并未消解这些根源和动因；从某些倾向来看，这种组合布局恰是其再现和造成移民的原因。苏联及其帝国的解体、在巴尔干半岛有战略利益的大国平衡的打破，再加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导致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地区国家和政治出现重新组合，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残余能量全力冲向前台，出现了规模可观的纳粹主义、USTASHI和CHETNIK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BALIST、VMRO和伊斯兰宗教狂热，或是演成政治方案，这些残余的集体能量显然在推行民族一意识形态目标：大阿尔巴尼亚、大匈牙利、大克罗蒂亚、大保加利亚，结合SANOXAK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伊斯兰共和国，在塞尔维亚一边则是大塞尔维亚方案——从普里莱普到卡尔洛瓦茨。

在这些民族——意识形态和国家扩张项目中本来仅反映出民族浪漫主义和白日政

治梦思想。如果不是在陈旧过时的战斗标准之下集结着乱扫机枪乱轰迫击炮的、由青年和老年人组成的军师旅团,如果大国乃至最有权威的国际社会论坛不以军力、宣传和政治支持站在这些武装民族军团背后并以最后通牒和制裁相威胁,今天我们本不需要带着对傍晚或黎明将出现何种情况的不安和担忧来谈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的权利了。如果我们不是处在当前的局势中,就只要以明显的学术方式来处理这个当前的、民主性质的人文主义问题。

然而,在欧洲,在巴尔干地区,“历史肯定未到尽头”。当前,我们不得不回顾历史的可怕和可悲的真相,回顾不久前的历史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德国意识形态驱动下,在其卫星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针对欧洲各国,特别是南斯拉夫发动的一切侵略,之所以如此,其目标是要解放“受压制的同胞”。臭名昭著的大批“第五纵队”就是从这些“受压制的同胞”中招募的,这些人在其民族所属国军队和政府的支持和指示下在伏伊伏丁那、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南塞尔维亚以及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所幸的是,对于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来说,少数民族的许多成员的这一行为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成员参加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斗争而(英文原文不清——中译注),然而,这也要归因于共产党的求实思想,共产党还提出了解决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民族问题的积极办法,但这一办法因对称追究战争罪责任原则而遭到阻碍,事实上在道义上、政治上和心理上被全盘否定。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指出,在和平时期,在二次新生的南斯拉夫,确实充分执行了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和民权平等的令人信服的政策。

塞尔维亚特别是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及梅托希亚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原来一直符合民主文化的最高国际标准。但是,在脱离主义分子致使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在克罗地亚的USTASHI运动死灰复燃之后,在沙文主义、反南斯拉夫和反塞尔维亚的种种企图尤其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开始形成政治运动和宪派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各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当中的这些脱离主义及沙文主义势力的背后是其原属国的国家扩张愿望,受到了某些国际代理人的纵容和指使。这些国际代理人现在想乘和平环境和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的垮台的机会挽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重新取胜;或者为其统治地位、霸权地位或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依附者的利益而廉价出卖南斯拉夫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上目前使各少数民族的不同层次在政治上民族主义化和排外主义化的新浪潮,像最后通牒一样的关于“特别地位”的种种要求,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民族间的关系。他们挑起和(英文原文不清)煽动当前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加剧多民族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分裂。这种民族关系,特别是发生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脱离主

义的示威、破坏、颠覆，对塞尔维亚人施加暴力，杀害当局代表及种种阻挠和破坏剥夺了民族和公民权利，将这种权利仅限制在少数人团体主义的范围之内。今天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局势极为困难，与民主社会是不相容的。在多民族和多教派社区内生活变得艰难、不稳定和悲惨。人际关系、睦邻关系、友谊、家庭和爱一律受到摧残毁坏。每个人都充满了对他人的悲恐惧；所有的人都把别人看成是仇敌。

在这种情况下，科索沃民主联盟和SANDZAK民主行动党拒绝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和今天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局对话和合作是在奉行一种危险的政策，只会恶化民族关系，放弃民主方法，继续通过建立阿尔巴尼亚族的准国家机构进行非法和违宪活动，所有这些都具有引发民族战争和内战威胁，而这种战争对于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所有民族来说都是灾难。

人的常识，我是指任何一种可能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文明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以对话、合作、自由和容忍扭转当前的事态，确保和扩大少数民族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的人权和公民权利。

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和时代使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从一种明显消极的哲学转向一种积极的和更有普遍性的哲学，改变我们对待对话和辩论主题的立场和方法。“右”的和“左”的独裁主义的同时垮台有利于民主和和平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东南欧人民和巴尔干人民行使权利，争取一种长期与和睦的稳定。对我们的世界和当代人来说，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机会将是悲剧。现在有着为争取持久和和平解决当前的民族纠纷和冲突可加利用的客观条件，就看我们是否能利用这一可能性并为这一目的采取果断行动。

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能充分行使人权，这是我们的文明引起的一项迫切要求。我们看到的时代是，有着原始根源、特殊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美学和诗歌的民族特性正在受到威胁，技术和消费至上的文明引起的强求一律主义威胁着甚至在有些方面完全冲垮了民族特性存在的特殊条件。

当代民族的觉醒、当代民族主义和民族中心论也是对于数千年来人类制造的差异、原始特性和丰富多样性发生异化所作的一种自发的，出于生存本能的反抗。

尊重保持特性的自由和权利，为丰富和保留民族特性而创造客观社会条件是当今世界上所有人和国际社会所有民主社会努力争取的崇高目标。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各民族人民和公民的民主社会，决无理由阻碍在其领土上行使各项普遍性公约列明及合乎最高民主文化标准的所有人权。

实现这些目标的先决条件是，各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的政治运动和宪派摒弃脱离主义，承认南斯拉夫为其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他们作为公民可充分实现与多数人的平等。必须消除障碍，在政府和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实行积极参与，反对外部势力操纵少数人社区，这些社区的利益应与多数民族的利益相协调，并同时既享有权利也负起责任。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社会，成为一个确保法制和祛除蒙昧的国家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受到这样一个国家所应有的尊重，能够自我实现为这样一个国家，增强所有民族、种族和宗教派别的人民的公民和民族权利。我们能够并渴望结束一切形式的公民歧视和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结束一切拒绝和限制民族和公民权利的政策，结束国家机关中的一切主观武断现象、结束一切暴力、结束多数人民族和多数人民族成员对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公民成员的人权和民族权利的侵犯。

导致种族战争、奴役和灭绝的是与我们上述目标背道而驰的民族政策和社会目标。

但是，我们能够并希望促进和协调一个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保持多样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附件三

南斯拉夫联邦总理米兰·帕尼奇先生 就所宣称存在的“集中营”发表的声明

1992年8月6日,贝尔格莱德

根据向联合国提出的报告,宣称塞尔维亚人在伏伊伏丁那帕利奇湖附近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教徒设立了集中营,南斯拉夫联邦总理米兰·帕尼奇在到该地的突然视察期间向一群陪同的外国记者说,他视察的目的就是要检查联合国报告中的指控是否属实。

帕尼奇先生说他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总理,他无法控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事情。他只在访问巴塔伊尼察军事基地之后数日收到联合国的文件。联合国文件中包括了一份所宣称的集中营的清单,而巴塔伊尼察是其中之一,有2,200名平民被拘留其中。帕尼奇先生说:“在巴塔伊尼察我看到了许多飞机和一个不可思议的空军基地。

帕尼奇先生又说:“苏博蒂察,即帕利奇,也在清单上。报告上说在帕利奇营内约拘留了5,000人。我到此地来就是想看一看,打开门把每一个人都放出去,并把那些负责人带上法庭”。

在视察了这个约容纳300名难民的营地后,总理向任何能找到该指称的集中营的记者悬赏5,000美元。

帕尼奇先生在与难民作了两小时谈话后,又说,“我很高兴没有找到集中营。”穆斯林难民说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定期获得日常的需要,塞尔维亚人对他们很好。在问到他们想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大多数只是耸耸肩说,“到一个我们可过正常生活的地方,但最好是回家。”

在被问到为什么有这种指控时,帕尼奇先生说这纯粹是各个利益集团和整个国际关系的策略和政治行动的一部分,在这方面甚至不在乎牺牲人命。帕尼奇先生又说,这个世界如能够集中努力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现真正的和平,则会得更好。

难民营的主任，斯蒂帕诺维奇先生说，已有16个外国代表团和34组记者视察过该难民营。代表团中包括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赫尔辛基观察社和其他国际组织。

XX XX XX XX XX